其夕復見前人來云何故負信此人罪不至死私家不合擅刑今改決無濟理投明嘔血數日而終　梁武昌太守張絢常乘舡行有一部曲役力小不如意絢便躬捶之一下即嬖嫠無復活狀絢遂推置江中須臾頃見此人從水而出對絢歛　手曰罪不當死官枉見殺今來相報即跳入絢口絢因得病少日而死　梁裴植隨其季叔叔業自南兗州入北仕於元氏位至尚書植同堂妹夫韋伯鼎有學業恃壯業氣以自才智常輕凌植植憎之如讎後於洛下誣告植謀爲廢立植坐此死百許日伯鼎病向空而語曰裴尚書死不獨見由何以怒也須臾而卒万細于中者北代人仕魏世爲侍中領軍明帝勳專權在內尚書僕射郭祚尚書裴植乃共勸高陵陽王雍出中中聞之逼有司誣奏其罪矯詔並殺之朝野憤怒莫不切齒二年中得病見裴郭爲祟尋死（右此十驗出冥詳記）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八　經八

懌（牛益反）榛（側詵反）賾（市革反）孛（蒲沒反又蒲昧反）蠓（莫孔反）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九（十惡之七）　經九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惲撰

邪見部第十三（此別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創入佛法要須信心爲首譬如有人至於寶山若無信手空無所獲故經說愚癡之人不識因果妄起邪見謗無三寶四諦無禍無福乃至無善無惡亦無善惡業報亦無今代後代衆生受生如是之人破善惡法名斷善根決定當墮阿鼻地獄也　引證部第二

如大品經云若人不信謗大乘般若經直墮阿鼻地獄無量百千萬億歲中受極苦痛從一地獄至一地獄若此劫盡生於他方大地

獄中他方劫盡復生此方大地獄中如是展轉遍十方界他方劫盡還生此間大地獄中地獄罪畢生畜生中亦遍十方界畜生罪畢來生人中無佛法處貧窮下賤諸根不具常癡狂騃無所別知雖非愚畜縱是聰人妄生異執者亦名邪見故成實論云癡有差別所以者何非一切癡盡是不善若癡增上轉成邪見則名不善業道是故從癡增長邪見則成重罪必墮阿鼻地獄直就邪見自有輕重輕者可轉重不可轉故菩薩地經云邪見有二種一者可轉二者不可轉誹謗因果言無聖人名不可轉非因見因非果見果是名可轉是故惡業名爲邪見善業者名爲正見不謗四諦迷聖道者不知理道從自心生唯常苦身以求解脫如大逐塊不知尋本故大莊嚴論云譬如師子打射時而彼師子尋逐人來譬如癡犬有人打擲便逐瓦石不知尋本言師子者喻智慧人解求其本而滅煩惱言

癡犬者即是外道五熱炙身不識心本四面安火上有日炙身處其中以苦求道但諸凡愚多迷真道不知觀察身心無我但學苦行以爲道者即同外道妄行邪法謬執乖真唯成惡法故智度論云邪見罪重故雖持戒等身口業好皆隨邪見惡心如佛自說譬喻如種苦種雖復四大所成皆作苦味邪見之人此亦如是雖持戒精進皆成惡法不如不執少行慧施無執易化有執難度非直自壞亦損他人故成實論云寧止不行勿行邪道身壞命終墮於惡趣又正法念經閻羅王說偈責疏罪人云

汝邪見愚癡　癡羂所縛人　今墮此地獄
經　朱林七十九　二
在於大苦海　惡見燒福盡　人中最凡鄙
汝畏地獄縛　此是汝舍宅　若屬邪見者
彼人非黠慧　一切地獄行　怨家心所誑
心是第一怨　此怨最爲惡　此怨能縛人
送到閻羅處　尒時世尊而說偈云
癡心弥泥魚　任於愛舍宅　作業時喜笑

受苦時號哭
其口有愚癡　又修行道地經偈云
人心懷闇冥　都不能念惡
衆善常昏昏　萬事不能爲
如暴中炊熟　多習愚癡者
諸根不完具　生於牛羊中
月光童子經亦名佛說申日經云時有長者　然後墮地獄

名曰申日取外道六師語欲請佛僧令長者
中門外鑿作五丈六尺深坑以炭火過半細
鐵爲椽土薄覆上設衆飲食以毒著中火坑
不禁毒飯足害以此啗之何憂不死如教作
之外道皆喜於是申日便詣佛所慇懃請佛
及諸聖衆是時世尊愍其狂愚欲濟脫之默
然受請申日內喜果如其計豈知須弥之毒
大千刹火刀劒鋒刃不能動佛一毛之力今
以火坑毒飯欲毀於佛譬如蚊蝱欲墜大山
蠅蠓之翅欲障日月徒自毀壞不如早悔尒
時長者罪蓋所覆心不開解世尊心念今受
長者申日之請不與常同廣現威神震動十



方百千聖衆兼諸龍神空飛地行不可筭計
一時到家爲作利益佛以神德即變火坑成
七寶池八味具足飲飯天甘食者充悅六師
惶怖各以逃竄長者歸伏稽首于地嗚呼佛
足長跪自陳今以覺悟從佛得度諸來會者
皆樂法音得福獲度不可稱計又觀佛三昧
經云尒時世尊告父王言舍衛城中須達長
者有一老母名毗伍羅謹勤家業長者勑使
手執庫篇出內取與一切委之須達請佛及
僧供給所須時病比丘多所求索老母慳貪
瞋嫌佛法及與衆僧而作是言我長者愚癡
迷惑受沙門術是諸乞士多求無厭何道之
有作是語已復發惡願何時當得不聞佛名
不聞僧名如是惡聲展轉遍舍衛城末利夫
人聞此語已而作是言須達長者如好蓮華
人所樂見云何復有毒蛇護之喚須達婦而
語之言汝家老婦惡口誹謗何不擯出時須
達婦跪白夫人夬搦魔等弊惡之人佛尚能

伏何況老婢末利聞之歡喜語言我明請佛
汝遣婢來到明食時長者遣婢持蒲瓶金助
王供養末利見來而作是言此邪見人佛若
化度我必獲利佛於尒時從正門入難陀侍
左阿難侍右羅睺佛後老婢見佛心驚毛竪
言此惡人隨我後至即時退走從狗竇出狗
竇即閉四門皆塞唯正門開婢即覆面以扇
自障佛在其前令扇如鏡無所障礙迴顧東
視東方有佛南西北方亦皆如是舉頭仰看
上方有佛俯頭伏地地化為佛以手覆面手
十指頭皆化為佛老婢閉目心眼開見虛空
化佛滿十方界當時城中有二十五旃陀羅
女復有五十婆羅門女及諸雜類并及末利
夫人宮中合五百女不信佛者見佛如來足
步虛空為於老婢現無數身皆破邪見頭頂
禮佛稱南無佛稱已尋見化佛如林即發菩
提老婢邪見仍未生信由見佛故除却八十
万億劫中生死之罪得見佛已疾走歸家白
大家言我於今日遇大惡對見於瞿曇在王
宮門作諸幻化身如金山目逾青蓮放勝光
明作此語已入本籠中以百張皮覆木籠上
白毳纏頭却卧黑處佛還祇桓末利白佛願
化邪女莫還精舍佛告末利此婢罪重於佛
無緣於羅睺羅有大因緣佛既還已遣羅睺
羅詣須達家度彼老婢羅睺變作轉輪聖王
時千二百五十比丘化為千子到須達家以
彼老婢為玉女寶尒時聖王即便以如意珠
照曜女面令女自見如玉女寶倍大歡喜而
作是言諸沙門等高談大語自言有道無一
効驗聖王出世卯利處多今我老弊如玉女
寶作是語已五體投地禮於聖王時典藏臣
宣王十善女聞十善心大歡喜聖王所說義
無不善為王作禮悔過自責心既調伏時羅
睺羅及諸比丘還復本形老婢見已即作是
言佛法清淨不捨衆生如我弊惡猶尚化度
即受五戒成須陀洹將詣佛所為佛作禮懺

悔前罪求佛出家得阿羅漢於虛空中作十八變波斯匿王末利夫人見白佛言此婢前世有何罪咎生爲婢使復有何福值佛得道佛告王曰過去久遠有佛出世名一寶蓋燈王入涅槃後於像法中有王名曰雜寶華光子名快見出家學道自恃王子常懷憍慢和上爲說甚深般若波羅蜜經大空之義王子聞已謗解邪說師滅度後即作是言我大和上空無智慧但讚空義願我後生不樂見也我阿闍黎智慧辯才願於生生爲善知識作是語已教諸徒衆皆行邪見雖持禁戒由謗般若謬解邪說命終之後墮阿鼻獄八千億劫受苦無量罪畢出獄爲貧賤人五百身中聾瘂無目千二百身恒爲人婢佛告大王時和上者今我身是阿闍梨者今羅睺羅是王子比丘老婢是徒衆弟子今邪見女等發菩提心者是　又薩遮尼乾子經云昔佛在世時聽闍延城有嚴熾王問薩遮尼乾子言若有惡人不信三寶焚燒塔寺經書形像惡言毀呰言造作者無有福德其供養者虛捐現在無益未來或嫌塔寺及諸形像妨是處所破壞除滅送置餘處或破沙門房舍窟宅或取佛物法物僧物園林田宅象馬車乘奴婢六畜衣服飲食一切珎寶或捉沙門策役驅使責其發調罷令還俗或時輕心種種戲弄或時毀呰罵詈誹謗或以杖木自手鞭打或以種種傷害其身如是惡人攝在何等衆生分中答言大王攝在惡逆衆生分中大王應當上品治罪所以然者以作根本極重罪故有五種罪名爲根本何等爲五一破壞塔寺焚燒經像取三寶物自作教人見作助喜是名第一根本重罪二謗三乘法毀呰留難隱弊覆藏是名第二根本重罪三若有沙門信心出家剃除鬚髮身著袈裟或有持戒或不持戒繫閉牢獄枷鎖打縛策役驅使責諸發調或脫袈裟逼令還俗或斷其命是名第三

根本重罪四於五逆中若作一逆是名第四
根本重罪五謗無一切善惡業報長夜常行
十不善業不畏後世自作教人堅住不捨是
名第五根本重罪若犯如是根本重罪而不
自悔決定燒滅一切善根趣大地獄受無間
苦求無出期若國內有如是惡人毀滅三寶



一切羅漢諸佛聖人出國而去諸天悲泣善
神不護各自相殺四方賊起龍王隱伏水旱
不調風雨失時五穀不熟人民飢餓迯相食
噉白骨滿野多饒疫病死亡無數人民不知
自思是過反怨諸天及善神祇又觀佛三昧
經云有七種重罪一罪能令衆生墮阿鼻
地獄經八萬四千大劫一不信因果二毀無
十方佛三斷學般若四犯四重虛食信施五
用僧祇物六逼略淨行比丘尼七六親所行
不淨行又小五濁經云五逆罪外別有五逆
罪第一惱二親而事鬼神第二嫉妬國君第
三復生輕薄第四賤其身命而貴其財第五
去福祐罪又中阿含經云佛告比丘若凡愚
人作身惡行口惡行意惡行命終之後生於
惡趣泥犂之中受極苦痛一向無樂譬如有
人犯盜付王治其盜罪王即遣人於晨朝時
以一百戟而以刺之彼命故存至於日中王
復勑以二百戟刺彼命故存至於晡時王復
勑以三百戟刺彼人身分皆悉破盡其命故
存佛告比丘於意云何此人被戟爲苦不耶
比丘荅佛一戟刺時猶尚苦痛況三百戟佛
即以手取小沙石如豆等許告諸比丘我手
中石比雪山石何者爲多比丘荅佛雪山石
多不可爲喻佛告比丘三百戟苦比泥犂苦



如小沙石泥犂之苦如雪山石百千万倍不
可爲喻泥犂中苦其事云何若有衆生墮泥
犂中獄卒以斧燒令極然斫身八楞及以四
方經百千歲極令苦痛而不命終要令惡盡
復坐鐵牀以鐵鉗口吞熱鐵丸經百千歲復
卧鐵地以熱

鐵釘釘其身首經百千歲復出其舌使舐鐵地以釘釘之如張牛皮經百千歲復挽項筋縛著車上經百千歲復燒鐵地令在上行經百千歲復燒火山令下舉足著上血肉即消舉足還生經百千歲復鑊煑之經百千歲極令苦痛而不命終要令惡盡乃得出耳是爲泥犂地獄中苦地獄罪畢生於種種畜生之中常處暗冥共相噉食受苦無量不可具說畜生罪畢或生人中若從畜生爲人甚難猶如盲龜遇浮木孔設生人中貧窮下賤爲他役使形貌醜陋或根殘缺或復短命若作惡業身死還生在泥犂中輪轉無窮不可具說佛告比丘凡夫愚人作身口意三惡行者獲罪如是佛告比丘若智慧人作身善行口善行意善行命終生於善處天上一向受樂如轉輪王與七寶俱人間四妙佛告比丘於意云何此爲樂不比丘荅佛一寶一妙猶爲極樂何況七寶四妙居也佛還以手取小沙石如豆等許告諸比丘我手中石比雪山石何者爲多比丘荅佛雪山石多不可爲喻佛告比丘轉輪王樂比天上樂如小沙石天上之樂如雪山石百千万倍不可爲喻天上之樂其事云何若生天上所受六塵無不隨意受極快樂不可具說若從天上來生人間生帝王家或生大姓大富大貴饒財多寶名稱遠聞端正殊妙衆人所愛佛告比丘若智慧人作身口意三善行者獲福如是佛告比丘此是世間有漏之樂若修善根廻向菩提於生死中所受果報乃至涅槃終無有盡又中阿含經云尒時斯和提中有王名蜱肆極大豐

經　朱林七十九　八

樂資財無量共斯和提梵志居士比行至尸攝和林遥見尊者鳩摩羅迦葉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問迦葉曰我如是見如是說無有後世無衆生生沙門鳩摩羅迦葉告曰今此日月爲是今世爲後世耶王曰雖作是說然無後世無衆生生迦葉種種譬喻方便爲說

固執已見而不捨之迦葉復告蜱肆汝聽我說喻若有慧者聞喻則解其義蜱肆猶養豬人彼行路時見有憍糞甚多無主便作是念此糞可以養飽多豬我寧可取自重而去即取負去彼於中道遇天大雨糞釋流湯澆汙其身故負持去終不棄捨彼則自受無量之惡亦爲衆人之所憎惡當知蜱肆亦復如是若汝此見欲取怖癡終不捨者汝便當受無量之惡亦爲衆人之所憎惡猶如養豬人蜱肆王言沙門雖作是說但我此見欲取恚怖癡終不能捨尊者迦葉告曰蜱肆復聽我說最復譬喻若汝知者善若不知者我不復說法蜱肆猶如大豬爲五百豬王行嶮難道彼於中道遇見一虎由見虎已便作是念而語虎曰若欲鬪者便可共鬪若不尒者借我道過彼虎聞已便語豬曰聽汝共鬪不借汝道豬復語曰虎汝小住待我披著祖父時鎧還當共戰彼虎聞已而作是念彼非我敵況祖

經　朱林七十九　九

父鎧耶便語豬曰隨汝所欲豬即還至本厠處所宛轉糞中塗身至眼已便往虎所語曰汝欲鬪者便可共鬪若不尒者借我道過虎見豬已復作是念我常不食雜小虫者以惜牙故況復當近此臭豬耶虎念是已便語豬曰我借汝道不與汝鬪豬得過已即還向虎而說頌曰　虎汝有四足　我亦有四足
汝來共我鬪　何意怖而走
時虎聞已亦復說頌而荅豬曰
汝毛竪森森　諸畜中下極　豬汝可速去
糞臭不可堪　時豬自誇復說頌曰
摩竭鴦二國　聞我共汝鬪　汝來共我戰
何以怖而走　虎聞此已復說頌曰
舉身毛皆汙　汝豬臭熏我　汝鬪欲取勝
我今與汝勝　尊者迦葉告曰蜱肆若汝欲取恚怖癡終不捨者汝便自受無量之惡亦爲衆人之所憎惡猶如彼虎與豬勝也蜱肆王聞歡喜奉受求上妙智　正報頌曰

六賊姧邪僞　七識亂垂真　謗毀玄正理
妄語役貪瞋　悪業縱横作　忠言不喜聞
一入無間地　万苦鏁纒身　習報頌曰
邪見習癡業　阿鼻受楚毒　刧盡人中生
復與邪相續　邪正既相違　自然成諂曲
此心若不改　連環未絶獄

感應緣略引十三驗

宋沈僧覆　宋釋道志　宋唐文伯
宋周宗　宋王淮之　宋沮渠蒙遜
宋帝崔皓　周武帝　隋釋慧雲叔
唐太史令傅弈　唐刑部郎中宋行質
唐姜滕生　唐姚明解

宋呉興沈僧覆大明末本土飢荒逐食至山陽晝入村野乞食夜還寄寓寺舍左右時山陽諸寺小形銅像甚衆僧覆與其鄉里數人積漸竊取遂囊篋數四悉滿焉因將還家共鑄爲錢事既發覺執送出都入船便云見人以火燒之晝夜叫呼自稱楚毒不可堪忍未及刑坐而死舉體皆炘裂狀如火燒呉郡朱亨親識僧覆具見其事　宋沙門道志者北多寶僧也嘗僧令知殿塔自竊帳蓋等寶飾所取甚衆後遂偷像眉間珠相既而開穿垣壁若外盜者故僧衆不能覺也積旬餘而得病便見異人以戈矛刺之時來時去來輙驚噭應聲流血初猶日中一兩如此其後疾甚刺者稍數傷瘷遍體呻呼不能絶聲同寺僧衆頗疑其有罪欲爲懺謝始問猶諱而不言將盡二三日乃具自陳列泣涕請救曰吾愚悖不通謂無幽途失意作罪招此殃酷生受楚考死縈刀鑊已糜之身唯垂哀愍今無復餘物唯衣被氈履或足充一會幷頻請願具爲懺悔昝偷像相珠有二枚一枚已屬嫗人不可復得一以質錢在陳照家今可贖取道志既死諸僧合集贖得相珠幷設齋懺初工人復相珠時展轉迴趣終不安合衆僧復爲禮拜燒香乃得著焉年餘而同學等於昏夜

間聞空中有語詳聽即道志聲也自說云自死以來備嘗痛毒方累年劫未有出期賴蒙衆僧哀憐救護贖像相珠故於苦酷之中時有間息感恩冈已故暫來稱謝言此而已聞其語時腥腐臭氣苦痛難過言終久久臭穢歇此事在泰始末年其寺好事者已具條記

宋唐文伯東海蘧榆人也弟好蒲博家資都盡村中有寺經過人或以錢上佛弟屢竊取又後病癩卜者云崇由盜佛錢父怒曰佛是何神乃令我兒致此吾當試更虜奪若復能病可也前縣令何欣之婦上織成寶蓋帶四枝乃盜取之以為腰帶不盈百日復得惡病發瘡之始起腰世時在元嘉年初尒時宋周宗者廣陵肥如人也元嘉七年隨劉彥之北伐王師失利與同邑六人逃竄間行於彭城北遇一空寺無有僧徒中有形像以水精為相因共竊取出村賃食其一人贏病等輩輕之獨不得分既各還家三四年中宗等五人相繼病癩而死不得分者獨獲全免

宋王淮之字元曽瑯琊人也世以儒專不信佛法常謂身神俱滅寧有三世元嘉中為丹陽令十年得病氣絶少時還復暫蘇時建康令賀道力省疾下牀會淮之語力曰始知釋教不虛人死神存信有徵矣道力曰明府生平置論不尒今何見而異淮之皺眉苔云神實不盡佛教不得不信語卒而終

宋沮渠蒙遜時有沙門曇摩讖者博達多識為蒙遜之所信重魏氏遣李順拜蒙遜為涼王仍求曇摩讖蒙遜悋而不與摩讖意欲入魏屢從蒙遜請行蒙遜怒殺之既而左右白日見摩讖以劒擊蒙遜因疾而死

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丙戌是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太武皇帝信任崔皓邪說誹謗崇重寇謙号為天師殘害釋種毀破浮圖廢弃法祀諸臣僉曰康僧鎧瑞太皇創寺若也除毀恐貽後悔又於後宮內掘地得一金像皓乃

獄之陰處尤痛叫聲難忍太史卜曰由犯大神故於是廣祈名山多賽祠廟而舁苦尤重內痛弥甚有信宮人屢設諫曰陛下所痛由犯釋像請祈佛者容可止苦皓曰佛爲大神耶試可求之一請便愈欣慶易心乃以車馬迎康僧會法師請求洗懺從受五戒深加敬重



方知冤謙陰用邪惑乃加重罰以置四郊埋身出口令四衢行人皆用口厠以盡形命徒黨之流並皆斬決至庚寅年太武遭疾方始感悟蕩有曇始白足禪師來相啓發生悔悟心即誅崔皓到壬辰歲太武帝崩孫文成立即起浮圖毀經七年還興三寶至和平三年



昭玄都統沙門釋曇曜憬前凌廢欣今再興故於此臺石室寺集諸僧衆譯經傳流通後賢之徒使法藏住持千載不墜淮此掘地獲像明知秦周已有佛教驗矣　晉後周承魏運魏接晉基餘則偏王所無依據而宋齊梁陳之日自有刃存國亡帝落遂即從諸筆削

可不然乎周之先祖宇文覺者即西魏大丞相黒泰之世子也泰舉高陽王爲魏帝西遷長安改衣幡爲皂色号大統元年一十八載改年廢帝立魏齊王四年而薨覺承魏禪當年被廢立弟毓爲帝四年而崩立弟邕爲帝太祖第三子也開閣大度統御羣小立十二年殺叔大冢宰晉國公護父子十人大臣六家改元建德至三年內納道士張賓妖倭云佛法於國不祥可滅除之至建德六年東平齊國又弥前代數百年來公私寺塔掃地除盡融刮聖客焚燒經典諸州佛寺出四十千盡賜王公三方釋子減三百万還歸編戶帝以爲



大周天下無事不謂禍災身遂大患志高慮遠改元宣政五月而崩太子贇立殺齊王父子八人改元大成二月立子衍爲太子禪位與之改元大象自号天元皇帝立四皇后威儀服飾倍多於古大象二年五月天元崩子衍立正月一日改元大定二月禪位於隋周

凡五帝二十五年治於長安右二驗出唐高僧傳記
隋開皇十一年內大府寺丞趙文昌身忽暴
死於數日唯心上暖家人不敢入殮後時得
語眷屬怪問文昌說云吾死已有人引至閻
羅王所語昌云汝一生已來作何福業昌荅
云家貧無物可營功德唯專心誦持金剛般
若王聞此語合掌斂膝讚言善哉善哉汝能
受持般若功德甚大不可思議王語所執之
人好須勘當莫令錯將人來使人少時之間
勘當知錯即報王言此人實錯計活更合二
十餘年王聞此語即語使人汝引文昌向經
藏內取金剛般若經將來使人受教即引文
昌向西行五里得到藏所見數十間屋甚精
華麗其中經卷皆悉遍滿金軸寶秩莊飾極
好文昌見已善心弥發一心合掌閉目信手
抽取一卷大小似舊誦者文昌忙怕恐非般
若求使却換使人不肯然見及題云功德之
中最爲第一昌即開看乃是金剛般若文昌
歡喜將至王所令一人執卷在西昌令東立
面向經卷遣昌誦經使人勘試一字不遺並
皆通利時王放昌還家仍約束昌云汝勤受
持此經勿令廢忘令一人引昌從南門出欲
至門首便見周武帝在門東房內頸著三重
鉗鎖即喚昌云汝是我本國人暫來至此須
共汝語文昌見喚走至武帝所便即拜之帝
云汝識我不文昌荅云臣昔宿衛陛下奉識
陛下武帝云卿既是我舊臣汝今還家爲吾
具向隋文皇帝說吾諸罪並欲辯了唯滅佛
法罪重未可得竟當時以衛元嵩教我滅佛
法比來數追元嵩未得以是不了昌問元嵩
朱林 十十九 十四
何處去王追不得武帝荅云吾當時不解元
嵩意錯滅佛法元嵩是三界外人非是閻羅
王所能管攝以此追之不得汝語隋帝乞吾
少物營修功德冀望福資得出地獄昌受囑
辭行少時出南門外見一大糞坑中有一人
頭髮片出昌問引人此是何物引人荅云此

是秦將白玘坑趙卒寄禁此中罪猶未了引人將昌至家得活昌經三日所患漸瘳昌以此事具奏文帝文帝出勑遍下國內人出一錢爲周武帝轉金剛般若經燕三日持齋仍勑録此事入於隋史　隋東川釋慧雲范陽人十二出家遊聽爲務年至十八乘驢至於叔家叔覩其驢快將規害之適持刀往見東墻下有黃衣人揚拳逆叱曰此道人方爲通法大士何忍欲害叔懼告婦婦曰君心無剛眼花所致耳聞已復往又見西墻下黃衣人云勿殺道人若殺大禍交及叔怖乃止明旦辭往姊家叔又持刀送之告雲曰此路幽險故送師度難雲在前行正在深阻叔在其後揮刀欲斫忽見姊夫在傍遂得免害雲都不知雲後學問名德高遠至開皇年中領徒五百來過叔家叔見闡化深慚昔豐乃奉絹十疋夫妻發露雲始知之乃爲説法永斷毒心常以此事每誡門人曰吾昔不乘好物何事累





人自預學徒聞皆儉素大有聲譽不測終年唐太史令傅奕本太原人隋末徙至扶風少好博學善天文歷數聰辯能劇談自武德貞觀許年常爲太史令性不信佛法每輕僧尼至以石像爲磚瓦之用至貞觀十四年秋暴病卒初奕與同伴傅仁均薛賾並爲太史令賾先負仁均錢五千未償而仁均死後賾夢見仁均言語如平常賾曰因先所負錢當付誰仁均曰可以付泥犂人賾問泥犂人是誰荅曰太史令傅奕是也既而窘是夜少府監馮長命又夢己在一處多見先云人長命問經文説罪福之報未知當定有不荅曰皆悉有之又問如傅奕者生平不信死受何報荅曰罪福之有然傅奕已被配越州爲泥犂人矣言泥犂者依經翻爲無間大地獄苦也長命旦入殿見葬賾因説所夢賾又自説泥犂人之事二人同夜闇相符會共嗟嘆之罪福之事不可不信賾既見徵仍送錢付奕并爲説夢後數日間而奕

卍　影印宋元版

忽卒初亡之日大有悉徵不可具說臨在殿庭親見二官說夢皆同　唐尚書刑部郎中宋行質博陵人也性不信佛有憍謗之言至永徽二年五月病死至六月九日尚書都官令史王璹暴死經二日而蘇自言初死之時見四人來至其所云官府追汝璹隨行入一大門見廳事甚壯向北為之廳上西間有一人坐形容肥黑廳東間有一僧坐與官相當皆面向北各有牀几案褥侍童子二百許人或冠或辮皆美容皃階下有吏文案有一老人著枷被縛立東階下璹至庭亦已被縛吏執紙筆問璹辭曰貞觀十八年任長安佐史之日因何改李須達籍荅曰璹前任長安佐史貞觀十六年轉選至十七年蒙授司農寺府史十八年改籍非璹罪也廳上大官讀其詞辯顧謂東階下老囚曰何因妄訴耶囚曰須達年實未至由璹改籍加須達年大豈敢妄耶璹云至十七年改任告身見在請追驗之官





司呼領璹者三人解璹縛將取告身至大官自讀之謂老囚曰他改任大分明汝無理令送老囚出北門外昏闇多有城城上皆有女牆似是惡處大官因書案上謂璹曰汝無罪放汝去璹辭拜吏引璹至東階拜辭僧印璹臂曰好去吏引璹出東南行度三重門每皆勘視臂印然後聽出至第四門門甚壯大重樓朱粉三戶並開狀如宮城門守衛嚴又驗印聽出門東南行數十步聞有人從喚璹璹回顧見侍郎宋行質面色慘黑色如濕地露頭散髮著故緋袍頭髮短垂如胡人者立於廳事階下有吏主守之西近城有一大木牌高一丈二尺許大書牌上曰此是勘當擬過王人其字大方尺餘甚分明廳事上有牀坐几案如官府者而無人坐行質見璹悲喜口云汝何故得來璹曰官追勘問改籍無事放還行質捉其兩手謂璹曰吾被官責問功德簿吾手中無功德簿坐此困苦加之飢

渴寒苦不可言說君可努力至我家急語令作功德也如是慇懃四屬之璹及辭去行數十步又呼璹還未及言廳上有官人來坐怒璹曰我方勘責事汝何人輒至囚處使卒搭其耳推令去璹走又至一門門吏曰汝被搭耳耳當聾吾爲汝却其中物因以手挑其耳

經　朱林七十九　十七

耳中鳴乃驗即放出門外黑如漆璹不知所在以手摸西及南皆是墻壁唯東無障礙而闇不可行立待少時見向者追璹之吏從門出來謂璹曰君尚能待我甚善可乞我錢一千璹不應內自思曰吾無罪放來何爲賄吏即謂曰君不得無行吾向若不早將汝過官令二日受縛豈不困耶璹心然之因媿謝曰依命吏曰吾不用汝銅錢欲得白紙錢期十五日來取璹許因問歸路吏曰但東行二百步當見一處牆穿破見明可推倒之即至君家璹如信行至墻之良久乃至依倒處出即至其所居隆政坊南門矣於是歸家見人坐泣入戶而蘇至十五日璹忘與錢明日復病困絕見吏來怒曰君果無行期與我錢遂不與今復將汝去因即駈行出金光門令入坑璹拜謝百餘拜遂即放歸又蘇璹告家人買紙百張作錢送之明日璹又病困復見吏曰君幸能與我錢而錢不好璹辭謝請更作許之又蘇至二十日璹令用六十錢買白紙百張作錢并酒食自於隆政坊西門渠水上燒之既而身輕體健遂念誦不廢臨聞其事時與刑部侍郎劉燕客大理少卿辛茂將在大理鞫問請劉召璹至與辛卿等對問之云尒

右三驗出冥報記

冀州故觀城人姜滕生武德末年忽遇惡疾遂入蒙山醫療積年不損後始還家身體瘡爛手足指落夜眠忽夢見一白石像可長三尺許謂之曰但爲我續手令尒即差至旦忽憶於武德初年在黍地裏打雀於故村佛堂中取維摩經裂破用繫杖頭嚇雀有人見者云道裂經大罪滕生反更惡罵遂

入堂中打白石像右手惣落夢中所見宛然舊像送往佛前頭面作禮盡心悔過崔匠續其像手造經四十卷營一精舍一年之內病得痊愈鄉人号爲聖像其堂及像並皆見在唐姚明解者本是普光寺沙門也性聰敏有文藻工書翰善丹青至於鼓琴亦當時獨絶

十八

每欣俗網不樂道門至龍朔元年舉應詔人赴洛陽及升第歸俗頗有餘言未幾而卒後託夢於相知淨土寺僧智整曰明解宿無福業不遵内教今受大罪非常飢乏儻有故人之情頗能惠一飡不智整夢中許諾及其寤後乃爲設食至夜纔眠即見明解來愧謝之至二年秋中又託夢於畫工曰我以不信佛法今大受苦痛努力爲我寫三二卷經執手慇懃賦詩言別教畫工讀十八遍令記寤乃憶之其詩曰　握手不能別撫膺還自傷痛矣時陰短悲哉泉路長松林驚野吹荒墜落寒霜言離何以贈留心内典章

# 法苑珠林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 六度篇第八十五此有六部

述意部　慳僞部　局施部
法施部　量境部　觀田部
財施部　隨喜部　施福部

## 述意部第一

夫布施之業乃是衆行之源既摽六度之初又題四攝之首所以給孤獨食散黃金而不悋須達拏王施白象而無惜尚能濟其厄難忘己形軀故薩埵捨投身以救飢羸之命尸毘割股以代鷹鸇之飡豈況國城妻子何足經懷寶貨倉儲寧容在意俗書